中華民國認爲新聞紙類
貳拾叁年壹月拾伍日（星期壹）

# 成都新聞

第二六八號
社址 東御街壹伍肆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明新印刷局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叁角 半年一元四角 全年二元六 外縣每月加郵費一角五

各種發文表冊 工作精良 價格和平 出品迅速 限期不誤 限價九折歡迎 社住成都下東大街石中第六十號

智育影院 一月十三日映 國聯之祕密

光明影院 一月十一日起映 恨海

饗寒的大王
豚，我跑到交通路內重慶小食店去吃了兩份火鍋毛肚子，一葷一素附燃麵，一杯綿竹大麴，真是鬧醉了

韓湘宗
韓湘宗醫術超來，所以我特別與各位朋友們介紹，介紹你們快去考驗一下，保你口福無量，已萬幸萬分，

療肺久咳丸 上海華德大藥房特製藥品每瓶暫售大洋五角門有辦貨券者照樣券者價此丸服下但止咳包能斷根永久不翻發 購者方知不謬也 成都售處總府街生生藥房 暑襪市口華榮藥房 上南大街國人藥房 城守東大街壽春藥房

達生醫社 王肇明 專治男女內外痔瘡牛皮頑癬九子爛痒大小瘡症 住四聖祠南街三十六號

小舞台 刀筆獸 唯一無二特別戲園 票價每位二百

## 成都俗語考 （二十）枕頭風（續）

老成都

假定某某小姐，與某某少爺，某某老爺與某某太太，倆七同床，那麼枕上風光，便應有盡有，第一，便是娓娓不斷地談話，這一個話，既不是「邪話」，也不一定是情話，這一種話，也許……騷的，有屬於太太私事的，有屬於一家一國死人行政的，有甜的，也有鹹的，也有辣的，有酸溜溜的，這，便叫枕頭風。

枕頭風，比一切的風力量要大，威權要強，他能夠翻船，能夠毀屋，能夠使人迷醉欲仙欲死，能夠使人啼笑皆非，如同春風一樣的和煦，如同南風一樣的醉人，如同秋風一樣的肅殺，如同北風一樣的凜烈，一陣時候，有一陣時候的風，一種人，有一種人的風，變化無窮，玄妙莫測，堂前教子，枕邊教妻，許多的人，都有這樣一種概念，可是，事實上卻不然，抖擻精神，預備在倒下枕頭的時候，大發訓而特發訓夫人一頓，可是經不了枕頭風的一陣陣的吹拂，從前的滿腔勇氣便消失無存了，一個人，能夠不爲枕頭風所備伏，方爲奇男子，不過枕頭風最萬能的，也是有意想不到之效力的，所以當今之人，都是懼夫，十有九，都受枕頭風的壓迫，壓迫得喘不過氣，（完）

## 小舞台

### 刀筆獸

刀筆獸下集 驚報

（作敲門狀，旦同二旦上，二旦提燈介）王媳，外面有人扣門，莫非你夫君在都中，有甚麼信歸來了，我們前去看來（二旦介）侍候婆婆（旦介）前面將門開來，（二旦提燈開門，生始從門縫窺見二旦作疑狀，繼作見二旦狀，二旦開門，見生避去，且見生作熟視狀，繼作疑省狀，復作迎生狀，生介）娘子，這十餘年來，把你苦極了，（旦介）夫君低聲些，（旦咳，故意大聲介），我道何人，卻原是都中送信的，這麼深兒真是少不省事，你錢使完了，在早就該寫信回來，這一時你教我如何措辦得及，（轉介）夫君請坐，（生介）娘子，時才開門那少婦是誰，（旦介）是你的媳婦兒王氏（生介）我那兒又向那裡去了，（旦介）你的兒，是我與他取個學名，名叫盧深，前年已入邑庠，要縱中入口加多，才將還王氏媳婦接過門來，還盧深兒現往省中應考，這試去了，（生介）在外十餘年，娘子將這家中事奉養與好了，兒子又教成了名，只怕你的心血都用盡了，（旦介）這是兒分內的事，王氏，你快來拜見你的公公，（二旦上拜生轉介）原來是奴的公公歸來了，奴不免去在廚下，辦些酒來，奉與他二老洗塵漫飲，細訴離情（下）

未完

## 察省尚留纏足陋習

天足女子雖貌美不問津　三月三日舉行亮脚盛會

女子纏足爲中國所獨有的古習，二十年來舉上下提倡解放，大著成效，交通便利之區，凡年在二十四五以下之女子，類皆天足矣，惟邊遠交通不便之地，此風尚多存在，如察省宣化縣的婦女纏足之風甚盛，其女子至四五歲時，家中即令其纏足，街市中鄉村內之小脚婆娘，觸目皆是，並且例年來每至三月三日，尚有所謂一種亮脚會，各家之婦女至是日全都倚門外，脚小者洋洋自得，脚大者自慚形穢，甚有說妻室者，男家先向媒人打聽所說之女子是否纏足，如說係天足便將腦袋搖搖，表示不贊成，以至在該縣之女子若是天足，雖說似天仙，無人聞聘，如其女子腳纖小，就說如無鹽嫫母，也可[illegible]，該縣縣政府雖令飭鄉長，保中之婦女，不纏足者速爲解放，未者不得再纏，然鄉民腦筋印像已深，以致令自由他令，纏還是照纏，前年間有某國旅行團，行抵宣化時，在縣境內，拍照不少纏足女子像片，大半我國小腳像片還許帶回國去，擺在陳列館中，以留奇蹟，

（余自北平寄）

## 竹天筆記（續）

### 哭盦軼事

龍陽易實父，自署哭盦，少年時，其姻王湘綺，曾與彼一緘，語極滑稽，中有「有一語奉勸，必不可稱哭盦，上事君相，下對臣民，行止坐臥，何以爲名，臣子披猖，不當致此，所謂函樓無板橙者，此之謂也，若遂隱而死，朝夕哭可矣，且事非一哭可了，況又不哭而冒充哭乎，……」

## 紀實滑稽 香艷小說 社會怪現狀

（夢魚）十七

### 第四回 狹路逢仇仇深如海 平居言孝孝可格天

彼金花卽將原住的三十號回絕，好得營業發達，一剎那就有別個旅客來賃攔，不生問題，就此小谷只在房間裡和姊妹倆搭趣打趣，大有劉阿斗所說此間樂，不思蜀的模樣，連住三天直到月娥回來，小谷方纔回轉濟南，只恨著者才拙如鳩，不能雙管齊下，單敘了小谷，擱過了春帆，但是話分兩處，書是并行的，那末待在下掉轉筆來，從小谷動身以後敘起，原來春帆並不香洗，只因不願同游，纔設計唐突的，等到小谷去後，他便下床盥洗，進了早餐，他不願小谷偕行目的專在探聽隔壁兩女客的蹤跡，所以終日不曾出門，只是立着房門守候女客經過，有時走到出入要口停立一回，相候女客走過，好和她接談，有志者事竟成，等到午後三時，春帆，正兀立在扶梯頭閒望，但見那年長的女客手中攜着一包菜食自外面入，急煎煎走上扶梯，猛抬頭見春帆肅立在那裡，便含笑說道，昨天擋尋擾了先生，實在是很抱歉的，春帆答道，旅館中走錯房間，是極尋常的事，請女士不必星懷，不過我見女士面熟得很，不知在何處見過，卻記憶不起了，請問女士貴姓大名，女客聽說，四顧無人，便低低的答道，未亡人是孫黃氏，母家世居粵中，夫家是本地籍，先生說何處曾逢，還必是誤認了與奴面貌相同之輩，說罷，移步欲行，春帆想好容易覿面接談了，豈可輕輕放過，好得身畔無人，便很誠懇的問道，在下耳聞令夫遭人暗算，至今沉冤未雪，不知果有其事否，義爾聽了這一席話，初擬直告，忽又轉念，不要是仇人派出來的暗探，否則我夫遭人害死，他那裏會曉得呢，想到這裏，倒覺爲難了，置之不理而行，太覺不近人情，掬誠相告，猶恐是暗探，所以欲言又止，面現驚疑狀態，春帆何等乖覺，早已參透她的心事，便編謊說道，女士你莫誤會我是歹人，實不相瞞，我曾經受過令夫恩惠，正擬圖報，不料已被奸徒害死，聞此凶耗，無償難卒，說到這裏，向樓下及身旁張望一週，纔低低說道，女士倘有心替令夫報仇，不才很懂得些兒功夫，不過先請將詳情見告，願助一臂之力，義爾很覺訝的把春帆的面貌，仔細打量，見他鼻正口方，眉宇間隱含俠氣，不像是刁詐小人，

成都市忠誠的信託
和合拍賣行 行址：南新街

二十三年一月十六日舉行第五次公開拍賣
歡迎參觀

評話清客
楊嘯天先生
新書 九蓮燈 全部
逐夜主講風雨不改　好座無多諸君早臨
……交通路平安茶樓啓

曾鑄成醫治婦女乾病
住大科甲巷第五十七號

## 民生實業股份公司招考練習生廣告

（一）資格　具有高中畢業及同等學力者　年齡在十八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者　身體健全無不良嗜好及傳染病者　能取殷實鋪保者

（二）考試科目　一，筆試　國文　簿記　數學　英文　二，心靈測驗　常識測驗　體格檢查（有花柳病者不取）　三，口試

（三）待遇　在練習期中除伙食由公司供給外每月津貼洋八元得加到十四元進級爲助理員後月薪由十七元得加到二十六元辦事員月薪由三十元得加到一百二十元每年十二月份照規定給雙薪公司年結有贏餘時可分紅酬

（四）報名手續及考期　從登報日起至二十三年一月二十日止到重慶第一模範市場本公司報名須繳履歷表一份四寸像片一張（取錄與否概不退還）及畢業證書或學校證明書一月二十三日考試試場時宣布取

愛國歷史長篇小說

#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二十八回　扮女裝天締鸞凰配　下地穴神賜鴛鴦肘

瑞珠出來請坐。鄧彪就讓進入席。蕭方上坐。鄧彪坐在下位。瑞珠徐華。對面側坐。就暢懷暢飲起來。閱者須知。鄧瑞珠這些女子。乃巾幗丈夫。又久走江湖。故爾磊落大方。不似深閨閨秀。見人羞答答的。所以同着未婚夫。一桌飲酒。也毫不介意。大家吃了一會酒。蕭方向鄧彪說道。我有一件大事。要同你商量。你父女務必出力。鄧彪驚道。你又有甚麼大事。快說出來。一同商議。只要做得到。無不盡心。蕭方大喜。才將林桂芳被擄。及今日到楊家塲探訪的經過。說了一遍。原來楊家塲。縱橫十餘里。盡是姓楊。約有兩三千戶。出塲口有一山崗。名叫龍頭崗。又名毒龍崗。乃是茅山支脈。在此落點。由正山冒出一峯。形如龍頭。兩面懸岩。異常陡峻。從山脚至山頂。有三里路長。沿途盡是石梯。兩旁安置扶欄。山路崎窄。兩馬不能並行。四人不能並肩。到了山頂。乃是一座平陽大壩。周圍十餘里。共有千多烟戶。正中一座大廟。乃是武狀元楊際昌的府第。四面盡是高牆。從山麓至山頂。共築有三道關隘。關下並鑿有護關水濠。寬約四丈。建有吊橋。山頂上築有一座瞭望台。平時常備守兵。有八百餘人。一旦發生意外。只要瞭望台。警鑼響亮。崗上男丁都執兵器齊出。立時可聚三千餘人。立將山路扶梯取折。任你百萬雄師。也難上崗。就是山下及楊家塲的團練。聚齊也有十萬之衆。一聞警鑼。即上崗救援。這十萬團練的統帶。乃是兩個僧人。原來崗下左側三里。有座叢林大廟。名曰寶塔寺。寺中大小僧衆。約有八百餘名。俱是飛騰躍跳。慣征慣戰。馬上步下。十八般武藝。件件精通。可與少林寺。並駕齊驅。去年方丈和尙慧明圓寂之後。全寺僧人。因選舉方丈。照例是比武選取。當時東西兩廊首領僧人。就議定取法。無論大小僧衆。只要能將大殿下。鐵鑄化體爐舉起者。即被選爲方丈。當現即貼出佈告。全寺僧人。各自準備。到了選期。齊在東西兩廊僧人。分班而立。依次舉爐。寺中共有三爐。形式大小一樣。乃是漢武帝時。河南鑄商。捐鐵萬斤。製成三爐。高約一丈。口寬四尺。雙耳三足。每個重三千三百三十三斤。這時八百僧人。輪番舉爐。忽到了三日。才將寺衆舉完。內中雙手能舉者。有一百五十餘名。單手能舉者。十二名。能舉起行步者四人。獨有一個僧人。法名壽仙。年約四旬。生得來墨面紫鬚。身魁體梧。走至爐邊。將鸞帶一撩。右手執定爐脚。大吼一聲。高高舉起。在大殿下繞行三轉。然後放在原處。面不改色。退歸到內。衆僧大驚。立時舉爲方丈。正受拜之時。忽聽寺外一聲大叫道。方丈位與貧僧留下。衆僧一看。這僧人名叫福海。正朝峨眉歸來。金箍束髮。面如藍靛。一部黃短鋼髯。身高八尺。腰大十圍。手執一根禪杖。粗如碗口。走至爐邊。將禪杖放下。執定爐脚。輕輕舉起。走了一轉。他不放在原處地上。却放在中正的一個爐上重起。衆僧人齊聲讚彩。福海又提了第三個鐵爐。來在兩重爐之下。爐重爐已高一丈。不能再重上去。但見法海。大吼一聲。雙手端爐。往上一蹤。兩脚離地。已將爐重了上去。嚇得衆僧咋舌。這三重爐。竟成爲寺中的古迹了。方丈位置。依理當推福海。無奈壽山已經推出。當時全寺商量。分爲東西兩廊。福海爲東廊方丈。又名金羅漢。壽山爲西廊方丈。又名銀羅漢。平日仗恃楊府勢力。手下又有幾百死黨。并統領十萬團練。因此姦淫估霸。燒殺劫掠。無惡不作。　未完

偵探短篇

## 纖指擒狼記（續）

（登）

追逐其人之後，且彼受小箋時，狀極畏人，決非情場逐鹿者，然則余理想入歧途矣，遂與紫瓊同居一廂，叩以此行何往，紫瓊歎曰，偎往赴海參威耳，曰，旅行至樂，胡爲歎爲，曰，侍母病攤瘓，終年不離床褟，父隨某公使往歐洲，留在北平侍母，偎與海客有婚約，較此來，實欲擇期成禮，偎有姑母蘇氏，現居海參威，年前在北平時，曾以鑽石項圈，向烏利文洋行抵押一萬五千元，昨忽來電報云，圈期滿，電匯二萬元，囑偎贖取，就往海參威，且下一禮拜，爲彼女婚期，即以此圈爲奩物，故偎不得已親身渡海耳，婉如急問時，君贖項圈時，有人見之否，紫瓊曰，當時初未留意，惟方啓櫬飾匣之際，突有一人悞踐吾履，吾將致詰讓，其人極抱不安，因亦置之。婉如曰，其人得勿長瘦鈎鼻者乎，紫瓊凜思曰，然然，彼爲友乎，曰，吾安有是友，仇耳，紫瓊駭曰，君與彼何仇，彼與吾理想界之仇，且君昨赴跳舞會，非坐向第一行第三排乎，所着衣裙，即與吾衣同耶，子瓊益駭曰，誠然，君言乃如神怪，得無研究催眠術耶，婉如方欲置答，忽驗票員推門查票，又見濃髯者過，側目毒視，厥狀如蛇，急作勢示紫瓊勿聲，俟驗票員出，乃起嚴閉其扉，示以昨宵之短箋，且曰，彼輩已四張獵網，弄得項圈不止，君尙得平安渡海耶，紫瓊大恐，曰，且爲奈何，君既與海客爲友，何不早言，婉如曰，寃哉，頭未知彼爲未婚婿，尤不料君以項圈買禍，今當互易衣裙，下車時各以厚紗覆面，君明日仍返北平，與海客行結婚禮，吾冒君名，攜項圈赴海參威，君意何如，曰，吾安忍令君冒險，曰，吾固樂此，且有健僕爲吾捍衛，無妨也，問健僕何在，啓匣出槍示之曰，此非健僕耶，惟有一事煩君，吾既冒君名，處處有奸人窺伺，今夕擬寓待意樓，有爲吾購一極大皮箱，備途中應用，俟吾明日登舟，即以吾貌衣式及飾物，電君姑母，請伊至海岸相迎是要，語未竟，互易衣裙，車已抵站，諸客魚貫下車，鬚果追逐婉如後，跬步弗離，女腹笑不已，忽見棚口有兩人對立，旅客過前，必週身詳視，眼光幾透入衣，見有形色張皇者，輒故作搶荒狀，拍肩乞火，女聞前數日北平某金珠肆，發生一大竊案，　未完

## 世界奇聞（續）

吞光治病器

倫敦某大醫院中有一特製專療腹疾之器，狀如茶壺，但嘴甚長，患腹疾者，口含壺嘴，壺中有奇異之光線射出，治一切腹疾及喉疾均奏效，

天然晴雨表

吾國首都，紫金山，山勢高峻而挺秀，城內外人士立空曠之處皆可仰見，凡往首都之人士於每晨起欲測今日陰晴，必先觀紫金山，如青山畢現，色似紫金，則天必晴，若日已上竿而山上尙雲烟瀰漫，則必下大雨無疑，準確異常，誠天然之晴雨表也

## 省會警備司令戶籍處啓事

本部所收門戶號牌工本費從一月十四日起以每洋一元照二十肆千肆百文扣合計正號收銅元十六千一百副號收銅元十千零八百以後銀價漲跌照市價有不遵規定多收分文者准各住戶指控來處以憑懲辦此啓

劍俠武術　言情小說

## 飛俠十三娘

二一　靈英

年歲稍長的，不過二十左右其餘都在十五六七兒歲，那些女子，不知月娘是何意思，我看你你看我的，只不敢說，月娘見他們尙未明白，大聲說道，你們有甚害怕　我老實告你們說，那個賊禿，已被我殺死在石壁之下了，那些女子同聲問道，這話可是眞的，還是哄騙我們的，月娘正色道，不是眞的　難道是假的，你們不信，請看我手上的寶劍，說着，把劍在燈光下晃了幾晃，果見劍頭上的鮮血，還沒有拭去冰娘及銀荷小姐也對那女子道，你們放心，那天和尙早已殺死，我們特地來相救的那些女子見三人並無惡意，便一一說出，都是爲祭蛇而來的，只有十九歲的一個偶從山下經過，被他強搶至此，月娘便問，你們可要還家麽，那些女子一齊流下淚來　說怎麽不要，我等被和尙搶入地窟之後，苦不可當，彷彿到了陰間終年不見天日間只有一粥一飯，晚上還要輪流伴睡，稍不如意，即縛在板凳上，剝去衣服，把皮鞭痛打，本來有十多個女子　前年死了一個，去年又死了一個，今年又死了兩個，眞正比地獄還苦，索性被和尙，死到也很爽快如今反弄得不死不活我們父母貪了幾個錢，竟把女兒送到這種地方，可憐不可憐，姑娘們呀，如能把小女等一齊搭救出去，